

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炊烟起 稻花香

谷雨节气,一粒种子安卧于秧池中,破土、发芽,开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一生。

万年以前,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先民,发现一种野生的植物果实,可以充饥,且产量大,好打理,经过数千年的驯化,逐渐掌握了这种叫“稻”的植物生长规律。谷雨落谷,芒种栽插。移栽前的苗,谓之秧,移栽的过程,称之为插秧。插秧紧随小麦收割之后,“才了小麦又插田,”端的是大忙。小时候,我们农村学校农忙时都有忙假,未成年的孩子总要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、家务。在机插秧发明之前,插秧是个浩大工程。每到插秧季节,母亲天不亮便要起身,先去起秧,将秧拔出,扎成束,码成垛。起够一天栽插的秧苗,母亲才开始吃早饭。彼时,我专司送早饭之职,柳编的篮子,装着糁子粥、腌咸菜、咸鸭蛋,送到田头。母亲坐在水间的马扎上,匆匆喝几碗,继续干活。

插秧讲究时效。规定的一段时间内要移栽结束,大体在六月底,否则叫“失时秧”,据有经验的老农讲,失时,会影响产量与口感。所以各家各户全家齐动员,人不分老幼,都要下田,或自发组成互助组,一人一根线,一字儿排开,既紧张又壮观。宋人杨万里在《插秧歌》里这样写道:

田夫抛秧田妇接,小儿拔秧大儿插。

笠是兜鍪蓑是甲,雨从头上湿到脚。

唤渠朝餐歇半霎,低头折腰只不答。

秧根未牢莳未匝,照管鹅儿与雏鸭。

一家四口全在田里忙碌,纵使下雨也不停息,早餐也没工夫吃,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,那边还有家养的鹅鸭要照料。插秧是个耐力活,更是技术活。几时直至工作后、成家前,我每年都随父母下田插秧,但插秧的功夫实在不能恭维,歪歪扭扭不行,有的苗“秧根未牢”,漂浮在水面上。只一刻工夫,腰便酸得直不起来。再往后看看,白茫茫的一片水面,不知何时能到尽头。年少的我,忙碌的父母当然理解不了,或无暇理解这样的诗句:

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。

六根清净方为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

分田到户之前,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经常举行插秧比赛,挑选一些能手,大部分是农妇,也有个别心灵手巧的男子。选定一块耙好的水田,参赛选手沿着田埂排开。一声哨响,双手翻飞,双脚后移,不多时,面前便是一片绿茵茵,身后仍是一片白茫茫。日头逐渐高起,脚下水面微凉,低头弯腰,闷声不语,继续裁插。一趟秧到头,方直起腰来,看看眼前新插之秧,横竖成行,微微前倾,微风吹过,叶随风动,成就感十足。有陆游的诗为证,“新秧出水面,已作纤纤绿”;又云,“绿满山原白满川,子规声里雨如烟”。

插秧结束,便进入水稻的生长期。水稻作为水生植物,喜高温,喜高湿。紧随而至的酷暑,给水稻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天时。在高温蒸煮下,一棵棵秧竞相拔节生长,挤挤挨挨,密密麻麻,整个夏日是水稻的黄金生长期。此时,我们正值暑假。在父母的“威逼利诱”之下,跟着田除草、治虫、施肥。“正经”的水稻长得一样高,而那些野稗总会冒尖,探出身来,摇头摆尾。纵使它再提心吊胆,也免不了被拔除的命运。治虫时称“泼浇”,我手中拎着农药瓶,父母一人一边提着水桶,装满水,我倒下一瓶盖农药,搅拌稀释,用力泼向稻子。相比插秧而言,这些都是轻松活。治虫结束,太阳正当空,日头正热,一头扎进河里,往家的方向游。河旁有果园,看园的老人会扔给我一点品相不好的果实,或是虫噬过的小瓜,或是鸟啄过的脆梨,香甜无比。

假期结束,我上学了。经过一个夏天的高温炙晒,肥水滋润,稻米也进入扬花抽穗期,丰收的果实渐渐展露。辛弃疾有诗,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老人家更是按捺不住回到家乡的激动,“喜看稻菽千重浪,遍地英雄下夕烟。”表现的都是即将丰收的喜悦心情。东坡先生在他的《东坡》中完整地展示了稻的一生:种稻清明前,分秧及初夏,秋来霜穗重,新春便入仓。东坡先生认真地在东坡种稻,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五柳先生归园田居后,有诗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,一个是东坡,一个是西田。不过苏轼是有政治抱负的,被流放到黄州,陶渊明则是主动辞官不做,回家种田。

期待中的收获如约而至。霜降以后,积温已够,稻穗垂头,遍地金黄,开镰收割。割稻的姿势与插秧总体相同,都要长时间低头弯腰,不同的是手中的秧把换成了镰刀。一手持镰,一手把稻,嚓嚓嚓,稻子纷纷倒伏,移步向前,又是一片倒伏,双手抚摸过每一株稻子,双脚丈量过每一寸土地。人担船载,稻子

们陆续离田登场。打谷场事先已经整理好,生产工具也在与时俱进,有时纯靠人力,如连枷,有时会用畜力,如黄牛,后来是机械动力,如拖拉机,拖着石磙,在摊开的稻把上,一遍遍周而复始碾压,促使稻子从它的母体稻秆中分离。稻秆柔软清香,堆成一堆堆。大人们忙着扬场,我们小孩在稻草上打几个滚,在草堆间捉几回迷藏,快乐之至。不管是机械还是人工,此等收获景象,千年之前的范大便有细述:

新筑场泥镜面平,家家打稻趁霜晴。
笑歌声里轻雷动,一夜连枷响到明。

一株水稻,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在人类生活中有如此巨大的功用。秸秆可作燃料,粉碎后可作饲料,扎成把的“齐头草”可以编织草鞋,甚至工艺品。脱壳后的稻皮,粉碎成糠,可作动物的主食。稻子作为植物的生涯就此结束。

金黄的稻子经过脱粒,成为洁白的大米。稻子的食物生涯正式开始。以淮河为界,北方人与南方人通过碳水化合物获取蛋白质的途径有所区别。北方人善于从小麦转化的面食中获得,南方人则是从水稻转化的米饭中获取。稻作往往与水产品紧密相连,所以南方人多以水产品作为脂肪的补充;麦作则与畜牧业密切相关,北方人以面食为主,牛羊肉是获取脂肪的主要渠道。

新米炊成饭,带给人们的不仅有视觉上的碰撞,也有味觉上的冲击。“白米三升饭,黄金一串珍”,是视觉;“小饭一碗香,千金不换梗”,从味觉,这是干则成饭。稀则成粥,“白米煮成粥,一口人口香入心”。对大米的处置,因地域、人群、时节不同而各有区别。更南的南方,人们喜欢将米磨成粉,做成米线。甚至在大米完成充饥的功能后,如有富余,再转化成其他形态,或米醋,或米酒,《诗经》云:十月获稻,为此春酒,以介眉寿。

即便大米给全球数量庞大的人口提供了主食,但它的品种主要有三种:籼米、粳米、糯米。盐阜地区盛产优质稻米,过去多是南优之籼米,果腹作用明显;现在人们食用的



则是粳米居多,俗称大米,含糖量高,糯米磨成粉,方则为年糕,圆则成汤圆,都是春节时的美食。如今的人们,食也厌精,更讲究健康,会将稻谷加工成糙米、胚芽米。《红楼梦》里乌进孝进贡给荣府的礼单中,仅米类,就有御田胭脂米、碧糯、白糯、粉粳、下用常米之分,也不外乎出自上述三种。只不过在荣府,吃什么米?成了身份象征。

节俭的农家从来不暴殄天物,不浪费一粒粮食。小时候,每次稻谷加工成米后,总会有一些碎米粒,祖母会将它们磨成面,加入糖精,做成香甜的碎米饼,一面焦黄,一面雪白。裹上油条,更是好吃,此等美食,殊不易得。中午剩下来的饭,就让它与鸡蛋相遇吧,加入小葱,炒成香喷喷的蛋炒饭。即使是夏天发馊的剩粥,也舍不得倒掉,雨后的新生儿几块,炒到断生,倒入剩粥,搅拌均匀,色香味俱全。

袁枚说,饭之甘,在百味之上,知味者,遇好饭不必用菜。日本人谷崎润一郎在《阴翳礼赞》中这样描述,一个容器发出黑色的光泽,当你揭开盖子,你会看到热气腾腾的白米饭,每一粒都像珍珠。不管是古人,还是今人,不管是中国人,还是外国人,对米饭的推崇无以复加。只因米饭不但滋养了我们,更是我们的心灵寄托。一粒米,一碗饭,一勺粥,无论怎么蝶变,都已经成为刻在我们骨子里的DNA。年少时,总希望轰轰烈烈,惊天动地。年岁渐长,才发现一天下来,无事发生,一切如常。晚上到家,炒上一碗蛋炒饭,或是喝上一碗热粥,既安抚了肠胃,又慰藉了心灵,更是漫长岁月给予每一个生命的温情馈赠。如此,足矣。



□ 绍波

翻耕过的麦茬地,晾晒在太阳底下,休养生息过一段时间后,抽水机洇上水,再经过平整等程序后,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改换门庭,起一个与时令节气相呼应的名字。

起名字是一个大事件,得交给知根知底的人来做。种了一辈子土地,土里生土里长的农民,当然是最佳的不二人选。他们常年躬耕于田间,像熟悉掌纹一样,深谙庄稼的脾气,知晓土地的性格,嘴边随便吐出一个字词,都氤氲着土地的气息,不容置疑和反驳,最具权威性。

随便梳理一下,就会发现一个规律,种植蔬菜的土地,叫菜地;种植草的土地,叫草地;种植麦子的田野,叫麦田;种植水稻的田野,叫稻田。如果分得更加精细一点,刚开始种植的水稻是秧苗,种植水稻秧苗的田野,自然就叫秧田。多好!既接地气,又通俗易懂,还不用费精劳神地苦思冥想。

七月,在乡间陪伴老母亲。一早醒来,我就听见窗外喧喧嚷嚷,伴杂着机器低低的鸣响,穿上凉鞋直奔门前的旱地,纵目望去,秧田里银亮亮的,闪烁着晨光的绚丽色彩,是一张铺展开的大纸,仿佛等待我将胸中起伏的沟壑和藏有的块垒,都搬放到砚台上研磨成墨,然后捉笔肆意铺陈,尽情纵横捭阖。

插秧机比我先知先觉,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,踱着步子,哼唱着土腥味的乡间小调,缓缓趟进秧田里,然后深一脚浅一脚,不紧不慢地小跑,“扑嗵、扑嗵……”那插秧的铁手有力、灵活,握着一株株秧苗,在身后娴熟地插下一株株绿色。

举目凝望,我目睹贴着秧田滑翔的暖风,轻轻摇动那些青青的秧苗,把停在秧苗细长叶子上的阳光,捋下来,揉碎了,撒在秧田里,闪烁起点点碎金。秧苗是金色的,秧田也是金色的。顷刻间,一株株秧苗生动起来,长成一个个四四方方的汉字,连成词连成句,开始抑扬顿挫,开始纵情抒怀。

插秧机拉着长长的直线,越走越远,句子也越写越长,似乎要一直接到远处人家屋后的绿树,惊起绿树上晚

秧田里的朗读

起的鸟儿,飞到秧田中间起舞翔落,在排成长队的秧苗队伍上,踩下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;或低下长长的喙,挖出一个个小小的水坑,给长长的句子分行分段,朗读起来情绪更加饱满从容,更加具有节奏感和画面感。

绿树,鸟儿,插秧机,秧苗,这四个元素从我的舌尖上吐出。没来由地,我忽然想起喜欢的两句诗:“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。”这两句诗中同样也有四个令我着迷的元素:鸟,池边树,僧,月下行。它们如此的相似。读书时,老师对这两句诗的作者特别推崇,着重介绍诗人贾岛,一个拈断数根须的苦吟诗人,喜欢背着行囊,骑着小毛驴采撷诗句,一路推敲。

一个有趣的画面,在我的脑海横空闪现,溅上点点泥浆的插秧机穿上了长衫,是骑着小毛驴的贾岛;机器低低的鸣响平仄高低押上了韵,是贾岛摇头晃脑的苦吟;身后的裁下的一株株秧苗,是他苦吟所得的佳句,经得起“僧敲月下门”那般的推敲。对此,我深信不疑。

出没于秧田的青蛙,是一个个朗读者,它们擂起响鼓一般的琅琅声,一声声,一句句,高低错落的音色和腔调,作为诠释和佐证,当是最好的不过了。静心倾听着,从青蛙的朗读声里,我仿佛找到了一个通道,稍一联想就能抵达辛弃疾的《西江月》: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,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

眼前的,插秧机虽然刚刚开始苦吟,我却迫不及待地盼望起来。不过,盼来的,不是青蛙在稻花香里说唱的丰年,而是星夜里的雨水。在村庄的字典里,大小不小的雨水是丰年的保证。如我所愿,晚上九点,雨点落下来,急促、密集、响亮,沿着闪电劈开的裂缝,从天上跑到地上,跑到秧田里,砸在秧田的秧苗上。

在白天,在秧田里,插秧机刚插下秧苗时,青蛙就亮开嗓子,率先朗读过了。大概朗读的声音过于响亮,惊动了天上路过的流云,将字里行间的诗意和内涵,泄露给了藏在云朵里的雨水。趁着天黑,雨水从云端降临人间,加入了青蛙的朗读,喊出更加宏大的雨声,比我盼望的略有出入,有些偏大了。

青蛙游走于秧苗中间,是常住居民,需要秧苗提供场所和庇佑,这需要懂得人情世故,朗读时既要避开别字错句,又要声情并茂,让插秧机插在秧田里的佳句,每一个字词,每一个长短句,都显得生意盎然、生机勃勃。这是一个技术活,要不显山不露水,要不留痕迹。

雨水不同于青蛙,发之于云端,是匆匆过客,没有七大姑八大姨一大帮子女亲戚的牵绊,也没有长驻发展的需求。

求。秧田里多出来的雨水,很快就会流经水渠淌到河道里。于是,雨水没有束缚,也没有过多的顾忌,表现出来的更加接近于真实。雨水朗读时,干脆扯直嗓子,哗啦啦或噼啪啪,放开手脚由着性子。

在夜里,雨水和青蛙交替朗读,或和声共读。到了天明,雨水歇了,只剩下青蛙还在固执地坚守,从秧田飘进窗子,再跑到床头,把我的耳朵叫醒,邀我仔细品味或鉴赏。朗读,高一声,低一声;有一声,没一声,仿佛是韵味无穷,不舍停下。

我是在乡间长大的,小时跟在父母身边,在秧田里插过秧苗,只是我比较调皮急躁,插下的秧苗往往像我的性子,水一冲或雨一浇,总会有秧苗从泥浆里拔出脚,随着流水遁逃,或歪斜躺平。因此,我常常会受到父母斥责,被要求回到秧田里,把这些秧苗补上或扶正,重新排好长长的队伍。

插秧机是骑着小毛驴的贾岛,经过去夜的雨水,他写下的诗,是否真的经得起推敲。我是怀着小小的心思的,早早地起床,来到秧田边,沿着长长的田埂向前走,蓦然发现雨水朗读时,可能太过用力,竟然把一株株秧苗拔了出来,有的漂浮在水面上,有的地方空了下来,显然是逃逸而走了。

我不禁哑然失笑,把插秧机比喻为贾岛,只能算作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毕竟,插秧机终究不是贾岛,写下的诗句有些潦草,经不起推敲也是人之常情。想想也是,贾岛骑着小毛驴是慢吞吞的,拈断数根须才吟出诗句,插秧机是小跑着,一路哼唱出诗句,而且秧田比贾岛背着的行囊,要大得太多,装下的诗句也是多得太多,自然不能强求精雕细琢,字字珠玑,行行佳句。

披过雨露过雪的种田大户,比我精明靠谱。他们摸透了插秧机的套路,洞悉雨水的心理,早就预见到了这样的后果,并做出了相应的安排。秧田中间,散落的一个个妇女,撒蘑菇一般。她们手里拿着秧苗,在秧田里行走搜寻,查漏补缺,对有瑕疵的字词病句,及时作出相应的修改和订正。

记得课堂上,语文老师教作文时,嘴边常会挂着一句话:文章不厌千回改。意思是,一篇作文如果认真多修改几遍,就会变成好的作文。在秧田中间手里拿着秧苗的妇女,此刻,她们所做的就是千回改的工作。经过她们的辛勤付出,本来有些潦草的诗句,渐渐变得工整对仗了。

朗读声里,蓦然看到三五一群的白鹭飞入秧田中间,加入到修改的队伍。它们的身姿优美修长,是名词,是动词,是形容词……安插在秧苗中间,渐渐变得工整对仗了。

雨水不同于青蛙,发之于云端,是匆匆过客,没有七大姑八大姨一大帮子女亲戚的牵绊,也没有长驻发展的需求。

一粒稻

稻种浸泡上秧盘,便在统一的模式下生根生长。黄海滩涂的风,吹过秧苗的尖;管理职工的汗水,浇灌着秧苗成长。现代从业人员,不再弓背弯腰,田垄间没有了深深浅浅的脚印,农机和科技的力量,既让他们“洗脚上岸”,又不失田间的精细管理,令他们从事着幸福的职业。

药肥“双减”、“六统一”措施,规范操作,让黄土地里桔秆粉碎入田,土壤中蚯蚓蠕动;稻田间,蛛网密布、蜻蜓低飞。生态平衡,自然之道。稻浪律动时,天地间一片金黄。

农田里,农机轰鸣。插秧机过后,笔直的秧苗在身后延伸;无人机掠过,

长三角的超市货架上,包装精美的品牌大米排列整齐。消费者手机扫码,能看到300公里内外的那片稻田。从种子到食物,产业链紧密相连。

农业产业化,让稻米身价倍增。农民增收,企业获利。一碗大米,连接城乡。稻香飘过四季,滋养千家万户。

这片土地上的水稻,承载着太多故事。它见证了老农浑浊的泪水,也听过了孩童欢快的笑声,如今大型机械和科技力量的加盟,让稻米更是增添了品质的力量,不仅产量提升了,品质好了,更重要的是国家粮食安全有保障了。一粒稻,就是一首无声的诗,让人流连。

□ 陆军

